

朱生豪 译



莎士比亚戏剧

奥瑟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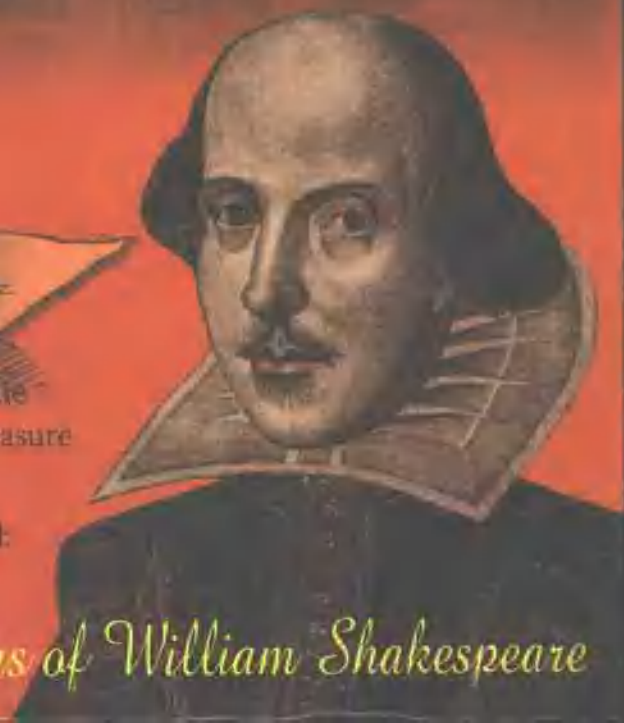
冬天的故事
一报还一报



Othello
The Winter's Tale
Measure for Measure

上海古籍出版社

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戏剧

奥瑟罗 冬天的故事 一报还一报



William Shakespeare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生豪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瑟罗;冬天的故事;一报还一报 / (英)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著;朱生豪译. —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2.6

(经典读本·莎士比亚戏剧)

ISBN 7-5325-3201-1

I. ①奥... ②冬... ③一... II. ①莎... ②朱...

III. 话剧-剧本-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9817号

经典读本·莎士比亚戏剧

奥瑟罗

冬天的故事

一报还一报

朱生豪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6 印张 11 插页 4 字数 200,000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ISBN 7-5325-3201-1

I·1554 定价:1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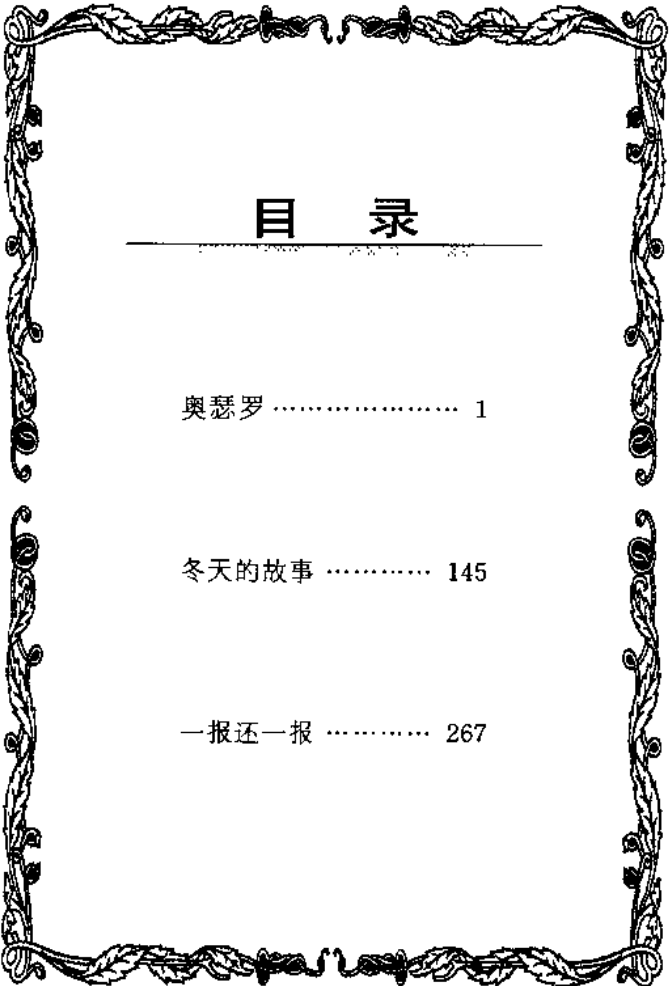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是英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古典剧作家。他的戏剧作品内容包罗万象,人物性格鲜明,情节丰富生动,思想博大精深,语言精炼华美,是世界性的传统文化的瑰宝。数百年来,许多作家、学者从事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考证、注释、编校、评论,莎士比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莎学。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莎士比亚研究会,莎剧的剧场演出也经久不衰。从电影的发轫到今天,莎剧还一直是众多电影导演的灵感来源,《哈姆莱特》、《奥瑟罗》、《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等,都曾被成功地搬上银幕。

朱生豪(1912—1944)是中国系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第一人,自谓其译文“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凡遇原文中与中

文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是否顺口，音节是否调和。一字一句未惬，往往苦思累日”。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1947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学界公认，他的中文译本的成就是最高的。

鉴于莎士比亚戏剧的不朽魅力以及朱生豪译本的巨大成就，上海古籍出版社特推出“经典读本·莎士比亚戏剧”，收入朱生豪精译的31部莎剧，文字部分基本上一仍其旧，个别处吸取了半世纪以来莎剧翻译研究的成果，限于体例，不一一注明。全书分10册，便携式开本，精装，配插图，既便于阅读，亦适合典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4月



目 录

奥瑟罗 1

冬天的故事 145

一报还一报 267



剧中人物

威尼斯公爵

勃拉班修 元老

葛莱匹安诺 勃拉班修之弟

罗多维科 勃拉班修的亲戚

奥瑟罗 摩尔族贵裔，供职威尼斯政府

凯西奥 奥瑟罗的副将

伊阿古 奥瑟罗的旗官

罗德利哥 威尼斯绅士

蒙太诺 塞浦路斯总督，奥瑟罗的前任者

小丑 奥瑟罗的仆人

苔丝狄蒙娜 勃拉班修之女，奥瑟罗之妻

爱米利娅 伊阿古之妻

比恩卡 凯西奥的情妇

元老、水手、吏役、军官、使者、乐工、传令官、侍从等

地点

第一幕在威尼斯；其余各

幕在塞浦路斯岛一海口



第一场 威尼斯。街道

(罗德利哥及伊阿古上。)

罗德利哥 嘿！别对我说，伊阿古；我把我的钱袋交给你支配，让你随意花用，你却做了他们的同谋，这太不够朋友啦。

伊阿古 他妈的！你总不肯听我说下去。要是我做梦会想到这种事情，你不要把我当做一个入。

罗德利哥 你告诉我你恨他。

伊阿古 要是我不恨他，你从此别理我。这城里的三个当道要人亲自向他打招呼，举荐我做他的副将；凭良心说，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难道我就做不得一个副将？可是他眼睛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对于他们的请求，都用一套充满了军事上口头禅的空话回绝了；因为，他说，“我已经选定我的将佐了。”他选中的是个什么人呢？哼，一个算学大家，一个叫做迈克尔·凯西奥的佛罗棱萨人，一个几乎因为娶了

娇妻而误了终身的家伙；他从来不曾战场上领过一队兵，对于布阵作战的知识，懂得简直也不比一个老守空闺的女人多；即使懂得一些书本上的理论，那些身穿宽袍的元老大人们讲起来也会比他更头头是道；只有空谈，不切实际，这就是他的全部的军人资格。可是，老兄，他居然得到了任命；我在罗得斯岛、塞浦路斯岛，以及其他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国土之上，立过多少的军功，都是他亲眼看见的，现在却必须低首下心，受一个市侩的指挥。这位掌柜居然做起他的副将来，而我呢——上帝恕我这样说——却只在这位黑将军的麾下充一名旗官。

罗德利哥 天哪，我宁愿做他的刽子手。

伊阿古 这也是没有办法呀。说来真叫人恼恨，军队里的升迁可以全然不管古来的定法，按照各人的阶级依次递补，只要谁脚力大，能够得到上官的欢心，就可以越级躐升。现在，老兄，请你替我评一评，我究竟有什么理由要跟这摩尔人要好。

罗德利哥 假如是我，我就不愿跟随他。

伊阿古 啊，老兄，你放心吧；我所以跟随他，不过是要利用他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主人也不是都该让仆人忠心地追随他。你可以看到，有一辈天生的奴才，他们卑躬屈节，拚命讨主人的好，甘心受主人的鞭策，像一头驴子似

的,为了一些粮草而出卖他们的一生,等到年纪老了,主人就把他们撵走;这种老实的奴才是应该抽一顿鞭子的。还有一种人,表面上尽管装出一副鞠躬如也的样子,骨子里却是为他们自己打算;看上去好像替主人做事,实际却靠着主人发展自己的势力,等捞足了油水,就可以知道他所尊敬的其实是他本人;像这种人还有几分头脑;我承认我自己就属于这一类。因为,老兄,正像你是罗德利哥而不是别人一样,我要是做了那摩尔人,我就不会是伊阿古。同样地没有错,虽说我跟随他,其实还是跟随我自己。上天是我的公证人,我这样对他陪着小心,既不是为了忠心,也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装出这一副假脸。要是我表面上的恭而敬之的行为会泄露我内心的活动,那么不久我就要掏出我的心来,让乌鸦们乱啄了。世人所知道的我,并不是实在的我。

罗德利哥 要是那厚嘴唇的家伙也有这么一手,那可让他交上大运了!

伊阿古 叫起她的父亲来;不要放过他,打断他的兴致,在各处街道上宣布他的罪恶;激怒她的亲族。让他虽然住在气候宜人的地方,也免不了受蚊蝇的滋扰,虽然享受着盛大的欢乐,也免不了受烦恼的缠绕。

罗德利哥 这儿就是她父亲的家；我要高声叫喊。

伊阿古 很好，你嚷起来吧，就像在一座人口众多的城里，因为晚间失慎而起火的时候，人们用那种惊骇惶恐的声音呼喊一样。

罗德利哥 喂，喂，勃拉班修！勃拉班修先生，喂！

伊阿古 醒来！喂，喂！勃拉班修！捉贼！捉贼！捉贼！留心你的屋子、你的女儿和你的钱袋！捉贼！捉贼！

（勃拉班修自上方窗口上。）

勃拉班修 大惊小怪地叫什么呀？出了什么事？

罗德利哥 先生，您家里的人没有缺少吗？

伊阿古 您的门都锁上了吗？

勃拉班修 噢，你们为什么这样问我？

伊阿古 哼！先生，有人偷了您的东西去啦，还不赶快披上您的袍子！您的心碎了，您的灵魂已经丢掉半个；就在这时候，就在这一刻工夫，一头老黑羊在跟您的白母羊交尾哩。起来，起来！打钟惊醒那些鼾睡的市民，否则魔鬼要让您抱外孙啦。喂，起来！

勃拉班修 什么！你发疯了吗？

罗德利哥 最可敬的老先生，您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勃拉班修 我听不出；你是谁？

罗德利哥 我的名字是罗德利哥。

勃拉班修 讨厌！我叫你不要在我的门前走动；我已经

老老实实、明明白白对你说，我的女儿是不能嫁给你的；现在你吃饱了饭，喝醉了酒，疯疯癫癫，不怀好意，又要来扰乱我的安静了。

罗德利哥 先生，先生，先生！

勃拉班修 可是你必须明白，我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要是你惹我发火，凭着我的地位，只要略微拿出一点力量来，你就要叫苦不迭了。

罗德利哥 好先生，不要生气。

勃拉班修 说什么有贼没有贼？这儿是威尼斯；我的屋子不是一座独家的田庄。

罗德利哥 最尊严的勃拉班修，我是一片诚心来通知您。

伊阿古 嘿，先生，您也是那种因为魔鬼叫他敬奉上帝而把上帝丢在一旁的人。您把我们当作了坏人，所以把我们的好心看成了恶意，宁愿让您的女儿给一头黑马骑了，替您生下一些马子马孙，攀一些马亲马眷。

勃拉班修 你是个什么混账东西，敢这样胡说八道？

伊阿古 先生，我是一个特意来告诉您一个消息的人，您的令媛现在正在跟那摩尔人干那件禽兽一样的勾当哩。

勃拉班修 你是个混蛋！

伊阿古 您是一位——元老呢。

勃拉班修 你留点儿神吧；罗德利哥，我认识你。

罗德利哥 先生,我愿意负一切责任;可是请您允许我说一句话。要是令媛因为得到您的明智的同意,所以才会在这样更深夜静的午夜,身边并没有一个人保护,让一个下贱的谁都可以雇用的船夫,把她载到一个贪淫的摩尔人的粗野的怀抱里——要是您对于这件事情不但知道,而且默许——照我看来,您至少已经给了她一部分的同意——那么我们的确太放肆、太冒昧了;可是假如您果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从礼貌上说起来,您可不应该对我们恶声相向。难道我会这样一点不懂规矩,敢来戏侮像您这样一位年尊的长者吗?我再说一句,要是令媛没有得到您的许可,就把她的责任、美貌、智慧和财产,全部委弃在一个到处为家、漂泊流浪的异邦人的身上,那么她的确已经干下了一件重大的逆行了。您可以立刻去调查一个明白,要是她好好地她的房间里或是在您的宅子里,那么是我欺骗了您,您可以按照国法惩办我。

勃拉班修 喂,点起火来!给我一支蜡烛!把我的仆人都叫起来!这件事情很像我的噩梦,它的极大的可能性已经重压在我的心头了。喂,拿火来!拿火来!(自上而下。)

伊阿古 再会,我要少陪了;要是我不去,我就要出面跟这摩尔人作对证,那不但不大相宜,而且在我的地

位上也很多不便；因为我知道无论他将要因此而受到什么谴责，政府方面现在还不能就把他免职；塞浦路斯的战事正在进行，情势那么紧急，要不是马上派他前去，他们休想找到第二个人有像他那样的才能，可以担当这一个重任。所以虽然我恨他像恨地狱里的刑罚一样，可是为了事实上的必要，我不得不和他假意周旋，那也不过是表面上的敷衍而已。你等他们出来找人的时候，只要领他们到马入旅馆去，一定可以找到他；我也在那边跟他在一起。再见。（下。）

（勃拉班修率众仆持火炬自下方上。）

勃拉班修 真有这样的祸事！她去了；只有悲哀怨恨伴着我这衰朽的余年！罗德利哥，你在什么地方看见她的？——啊，不幸的孩子！——你说跟那摩尔人在一起吗？——谁还愿意做一个父亲！——你怎么知道是她？——唉，想不到她会这样欺骗我！——她对你怎么说？——再拿些蜡烛来！唤醒我的所有的亲族！——你想他们有没有结婚？

罗德利哥 说老实话，我想他们已经结了婚啦。

勃拉班修 天哪！她怎么出去的？啊，骨肉的叛逆！做父亲的人啊，从此以后，你们千万留心你们女儿的行动，不要信任她们的心思。世上有没有一种引诱青少年少女失去贞操的邪术？罗德利哥，你有没有在